

Emmanuelle Lambert  
MON GRAND ÉCRIVAIN



艾曼纽·朗贝尔

# 我的大作家

王金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大作家 / (法) 朗贝尔 (Lambert, E.) 著; 王金英译. —  
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(午夜文丛)

书名原文: Mon grand écrivain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62 - 9

I. ①我… II. ①朗… ②王… III. ①回忆录 - 法国 -  
现代 IV. ①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5672 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 图字 18 - 2011 - 154

## 我的大作家

艾曼纽·朗贝尔 著

王金英 译

责任编辑: 唐 明 谢不周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2.5

字数: 23,000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62 - 9

定价: 8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 - 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我的大作家



艾曼纽·朗贝尔

# 我的大作家

王金英 译

EMMANUELLE LAMBERT  
MON GRAND ÉCRIVAIN

---

© 2009 by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 
根据新印象出版社 2009 年法文版翻译  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她对他掩盖了事实，我不知道他是害怕陷入想象的深渊，以至于自己都变成了虚构的生命，还是害怕在现实中被冒犯。

让·热奈，《玫瑰奇迹》





有人谴责他的幻想，有人不喜欢他的书，有人不喜欢他，有人觉得他太老了。而你，被付工资和他待在一起。他们认为他很喜欢你，因为你年轻。他认为主任想引诱你。只有主任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他需要一位读者，他没有时间、闲暇和奢侈去专心于所有作品，包括书，影片，甚至草稿。

你陷入了一件近乎荒诞的事情：月复一月，日复一日，尽可能详细地收集他一生的点点滴滴，精彩纷呈的八十年。你翻阅他的记事本，他妻子

的记事本，他的书信，他的机票和他的记忆。有了这些东西，你应该可以编辑一个人物的年表，这将是本了不起的书，它将按月，甚至按日来讲述他。

穿引他一生的轨迹并在之后确保其清晰的次序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你来就是为了保证其合法性，并使其具有效力。一旦你忘记了他 1986 年的环球之旅，你就如同抹去了他一生的环球之旅。在你的笔下，事实多于他的回忆。

因为这让他很感兴趣，作家，他的生活；这让他感兴趣，似乎他只拥有一份叙述。

# 1

他狼吞虎咽吃着羔羊后腿，随心所欲他吓到了侍者。

在这家文明的餐馆的长椅上，他那娇小、看起来非常单纯的妻子坐在他的旁边。细细的花白头发，朴素的长袖衬衫上套着羊毛坎肩，老妇人的眼镜，发髻梳得服服帖帖，双腿并放着，舒适的鞋子，裙子遮到膝盖。放在桌子上的双手和身体一动不动，这些都表明她受过良好教育。

永远的小姑娘，她是家里一个端庄的圣像。你注意她的双眼。它们用冰冷的光线使忙于吃饭的人玻璃化，然后勾画出他们的轮廓。

她不吃不喝，很少说话。他活着两个人的生活。

他住在一个十七世纪的城堡里，胃口很大，留着胡子，和一个七十岁的孩子一起生活。他生活的环境是令人不安的故事发生的环境，甚于小说中的。他竭力在这里注入思想活动所必需的理性。

和城堡有了一面之缘以后，他就准备好参观这片土地。广阔的树林，温室，安放在公园里的年轻姑娘的雕像，城堡静静排列着的房间，出现在视野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个不适宜的快照印在那里。

一股神奇的力量从这个平滑的世界上涌出。橡胶长筒靴和七十年代的卷领衣服，他看起来像是从园艺小册

子上被剪下来，胡乱地粘在路易十四的队伍中的，超出了常规的背景。

老男人被贴在城堡上，心醉神迷的古老法国的城堡的房间被贴在曾经前卫的作品上，文学遗产被不和谐地贴在不动产遗产上，这些急匆匆的拼贴首先表现出了它们之间巨大的不协调。

唯靠作家在与现实的斗争中的力量把它们凝聚在了一起。它们首尾相接，勾画出了他的轮廓。

巴黎的公寓位于树林的边缘。他在书房里接待你。扶手椅下是一堆堆的书籍，这些书是别人寄给他，等着他评论的。大作家端坐居中，像他这样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。

在收藏古书的房间里，灰色的裤

子，不知什么面料的绿色套衫（人造丝？），驼着背，皮鞋，坐在床上。书柜的玻璃门开着，五十年代的一群人，初版书，亲笔题字的书，罕见的杂志，一个隔尘屏横在那里：应该打扫了，您应该雇人来干这活儿，不是吗？这活儿要干的，都要干，以便根据惯例重拾他的回忆。

他起身：您知道，床下有些东西，您或许能看一眼，注意地毯，它很不结实，别把床罩弄坏了，看看那些纸板箱，趴下来，这样更容易。

他让你爬着走，要你钻进装宝藏的洞穴，你从那里挖出一些酒箱。箱子里装满了信封。有一些装的是手稿。

融入具体的事情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。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艺术、食

品、音乐、植物、词源学或美酒，为了享受生活，他对什么都感到兴奋。

持久的诙谐使他表现出了诸多的色情挑衅：从传统的挠痒痒到详尽地讲述淫秽故事。他时而行为幼稚，时而智慧凸现，谈论数学问题或拉丁语的性、数、格变化。

在迂回的谈话中，他似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碎片：胡子、眉毛或手，这些都成为一个散乱的拼图游戏的零件，一个身体上碎裂、铭刻于空间中的自我拼图。他被自身的体现所征服，惊叹它们的存在，不相信有一天竟然发现了它们，尽管他已经对它们进行过描述。

他的一个食指总是弯曲着，有时会吸引他的目光。很快，这根食指就成了他讲述各种古怪遭遇、家庭意

外、疾病、关节炎的借口。食指使得文字形成，文字使他回想起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展示给愿意听他、看他、读他的人。

轻微的浮动把他记忆的守护者，亦即手稿、胶卷、童年的纪念物以及所有遗物的托管者，变成了他后世次第的代言人。

一种展示调动着力量。不是他的。书写的东西，尤其是出版的东西越是受他法则的影响，其余的东西越只能引起应时的注意，这不是文学。这既不是文学，也不是电影。大作家使这两种素材屈从于失真叙述的激情。

他钟情于他的第二个活动领域，对它的保护胜于第一个，在这个领域



中他知道自己伟大的。

经常，在巴黎腹地的电影院，观众们吃着甜食，银幕上的内容让他们软弱无力，昏昏欲睡。这里在上映他最新的电影。

很快，人们开始感到不适，没有人明白电影在讲什么，你认为看着一些冷冰冰的卷轴状框框挂在天花板上：在谈论什么，意味着什么，谁做了什么，在哪儿，她活着还是死了？鼓掌之前微微的犹豫，这犹豫说明了一切。

他由一队战士模样的女演员簇拥着走上前来，她们身材高挑，长相俊俏，而他从高处看则显得非常的娇小。没有人听到他说什么，他需要一个麦克风，他驼着背，艰难地走着，你害怕从那些脑袋顶上蹦出的框圈中